

QINGFENGYU
WORKS

清枫语

著

你若懂我 该有多好

NIRUO

DONGWU

GAIYOU

DUOHAO



一生至少该有一次，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

**感动千万读者，
2014年度最深情动人的惊艳之作**

两万字神秘番外独家放送

最会讲故事的新人气作家
清枫语×数度修订×震撼完结

遇见你之前，从未想到要结婚。
离开你之后，才知道最怕不能陪你到老。



QINGFENGYU
WORKS
清枫语

你若懂我 该有多好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 数据

你若懂我，该有多好 / 清枫语著. -- 南京 : 江苏

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
ISBN 978-7-5399-7729-4

I . ①你 … II . ①清 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－中国－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5168号

书 名 你若懂我，该有多好
作 者 清枫语
出版统筹 黄小初 侯 开
选题策划 朱琳琳
责任编辑 姚 丽
文字编辑 朱琳琳
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×980毫米 1/16
字 数 300千字
印 张 21
版 次 2014年10月第1版, 2014年10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 ISBN 978-7-5399-7729-4
定 价 35.00元

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13811522641

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目录

CONTENTS

【第一章】那一瞬间的擦身 \ 001

【第二章】好久不见 \ 014

【第三章】曾经的曾经 \ 047

【第四章】当流言漫天 \ 074

【第五章】你的世界里 \ 098

【第六章】如果不曾错过 \ 121

【第七章】那一瞬间的生死与共 \ 144

【第八章】抢婚现场 \ 166

【第九章】我只想和你好好的 \ 190



目录

CONTENTS

- 【第十章】 你是我曾奢求的唯一 \ 207
- 【第十一章】 漂洋过海的感动 \ 231
- 【第十二章】 执手相依 \ 251
- 【第十三章】 所有真相 \ 272
- 【第十四章】 此生有你 \ 294
- 【番外一】 怀孕那些小事 \ 313
- 【番外二】 一家三口之幸福日记 \ 316
- 【番外三】 从初遇到重逢 \ 321
- 【番外四】 新婚夜那些小事 \ 325

第一章

那一瞬间的擦身

周末昏天暗地地加了两天班，周一一大早，陆然还没醒，谢淼的电话就打了过来，让她陪自己出席新书发布会。

陆然正睡得迷糊，混沌的脑子也没听清谢淼电话里说了什么，就随口答应了下来。挂了电话陆然继续睡，直到八点多才起床，她顶着依然昏沉沉的脑袋去上班，没想到刚到办公室就听到公司要合并重组的消息。

“谁说的啊？”陆然蹙眉，往办公桌走去，不紧不慢地放下肩上的挎包，顺手端过桌上的瓷杯，“怎么没听其他人提过？”

“你也没听说过这事吗？”许欣望向陆然，“严总难道也没和你说起过？”

陆然微侧头望向许欣，脸色茫然，“没有啊。”

“大家早啊！”清朗的男声打断了两人的交谈。伴着落下的声音，严末高大的身影已出现在办公室门口。他右手拎着的公文包被随意地甩在了右肩后，随着他的脚步一晃一晃地打在背上，一身熨帖整齐的白衬衫黑西裤，整个人如同他的声音一样，朝气而充满活力。

“严总！”

“严总早！”

“严总，听说我们公司要并入别的公司了，是真的吗？”

“严总，怎么没听你和我们提起过啊……”

此起彼伏的招呼声中，有人将大清早听到的八卦问了出来。

“咳咳……”严末手握成拳放在唇边轻咳几声，将甩在肩后的公文包收了回来，“关于这个问题，一会儿晨会再讨论。不过大家请放心，我们这个团队不会解散。”

晨会要到早上十点半开。

因为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大家一早上也没什么工作的心情，多半是在群里相互打听。

陆然手上还有广告案要赶，她开了电脑就忙着搜集资料，也没太把这事往心里去。无论公司重组合并还是破产易主，只要身边还是这些人，就不是多大的事，只不过换个老板，换个发薪水的人而已。

晨会在十点半准时召开，严末一开口就证实了公司即将与其他公司重组的真实性，“各位，经过我本人再三权衡，为了公司和大家有更好的发展平台，我决定将公司与华辰旗下广告子公司合并，更名为华辰新视界传媒，我和唐总各持股份。”

陆然捏着的笔杆歪了下，她抬头望向严末，微微蹙眉。

严末留意到了陆然细小的神色变化，望向她，“陆然，怎么了？”

陆然摇摇头，“没什么。”

“严总，公司不是发展得挺好的吗？为什么突然要和别的公司合并啊？”有人提出疑问。

严末避重就轻，“大家都很优秀，也很努力，但我们公司小名气小，很难接触到大品牌，没办法让大家尽情发挥，以后有了华辰的名头会有很大改观。”

会议在各种困惑和讨论中持续了将近两个小时，一直到十二点多才结束。

华辰是白领人的职场梦，遥不可及，因为老大的一个决定突然就成了华辰的一员，众人是欣喜多于遗憾的，会议结束时大家三三两两满脸喜色地结伴去吃饭，唯有陆然坐在座位上转着笔没动。严末望过来，只看到她侧低着头，眉心微拧着，手有一下没一下地转着笔，不知道神游到哪儿去了。

“陆然，不去吃饭？”严末问。

“啊？”陆然回过神来，往周围望了望，“哦。”她起身收拾笔记本，动作不慌不乱、不紧不慢。

严末特别欣赏陆然这一点，无论任何时候都是不慌不乱、安安静静的，却总像没睡

醒似的，无时无刻不在走神中。

许欣走过来，一巴掌拍在陆然肩上，“吃饭去！”

两人是同期进公司的，关系一向不错，平时也常一起吃饭。以往吃饭时陆然偶尔还会和许欣聊几句，今天吃饭时她却总有些心不在焉，低着头不紧不慢地吃着，眉心却微微拧着，一直到下班也没舒展开来。

手上的项目不急着交稿提案，陆然也就没加班，下班时间一到她就回了家，开了电脑，捏着发疼的脑袋，憋着把最后的结局写完。

她在新视界传媒做的是影视广告文案，平时不加班时没什么事做，无聊时也就随便写点东西消磨时间，但写得不多，刚完结的二十万字她写了一年，结局还是磨了一个月才勉强写完。

关上电脑前陆然顺便扫了眼书评区，果然又在掐，掐来掐去无非是她是否在模仿“糖糖在隔壁”的文风。糖糖因几部治愈系暖文成名，人气高，粉丝多。两个人的风格，一个甜暖温馨，一个平淡无味，陆然总觉得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。她没去理会这些评论，随手关了电脑，正要洗洗睡了，谢森的电话又打了过来。

“然然，二十号那天刚好周六，我给你订了十九号晚上的机票，到时记得早点下班。”

“订机票做什么？”陆然没想起早上电话的事，茫然地问道，头已歪向脖子，夹着手机，双手去翻找衣服，有些漫不经心。

“就知道你没记着，我早上不是才告诉你，我下月在广州有个新书发布会，让你陪我一起去。你可别又给我推了，我们早上可都说好了的。”

谢森嗓门大，又是在气急败坏中，说话都不带换气的，一段话下来，听得陆然耳朵直疼。她不得不停下手边的事，把手机挪远了些，一手揉着眉心，老半天才缓过神来，这才想起早上的电话，“森森，我那会儿还在做梦呢，不能算数……”

“那我不管，反正机票已经订了，你可不能不来。”她摆明了就是先斩后奏。

陆然无言，“好啦，去就去嘛，估计到时我也不用上班了，可以趁机多玩几天。”

“你老板放你假了？”谢森讶异，陆然有多忙她不是不知道，只是一份工作而已，却总像是在玩命。

“没，我打算辞职，休息一段时间。”陆然语气淡淡的，谢森却惊跳起来，“为什么？”

第二天严末收到陆然的辞职申请时也是和谢淼同样的反应。他谨慎地拿起她的离职申请看了又看，又对陆然看了又看，确定她不是在和他开玩笑后，终于问出心底的疑惑：“不是工作得好好的吗？怎么突然要辞职了？”

陆然抬眸望他，“最近工作挺累的，我想休息一段时间。”

严末盯着她，她也正安静地等着他的答案。她的瞳仁非常黑，眼睛很漂亮，清澈又迷离，总似刚睡醒的样子，人却总是不慌不忙的，沉静如水，连说话也是，不紧不慢的语速，软软糯糯的声音，很好听。

“一定要辞职吗？我可以……让你停薪留职三个月，让你休息够了再来上班。”严末收回盯着她眼睛的视线，组织着话语，试图挽留。陆然工作能力强，她在广告上的创意和天赋一直是他在寻找的，人也谦虚认真，工作起来更是不含糊，这样的员工他没道理要放走。

“谢谢严总。”软糯的声音隐约带着笑意，陆然真心道谢，“我爸妈一直希望我能回他们身边工作，我也出来好几年了，我想回去多陪陪他们。”

陆然这个理由让严末无法反驳，批也不是不批也不是，批了觉得遗憾，不批又显得不近人情。他只好先压着，却因为一整个下午都被这件事干扰着，连在华辰签约时也心不在焉的，捏着笔盯着眼前的合同半天没签下去。

一只手压在了他面前的合同上，手很白皙漂亮，骨节分明，蓄积着力量感。那只手压着那份合同微微一用力，从他面前拉了出来。严末抬头望向手的主人，微皱眉，对他的举动困惑不解。

“你可以再多考虑几天，你家老头也还没把你逼到绝路。”唐旭尧淡淡望他一眼，压着合同的手漂亮地转了个圈，合同转向了自己，他伸手要拿起，严末急急伸手压住。

“别，我可不是为这事心烦，我签不就是了嘛。”他大笔一挥，爽快地在合同上签了字，并盖了章，把合同扔给唐旭尧。

唐旭尧伸手拿过，粗略扫了眼，递给秘书，站起身，“你家老头这次又拿什么逼你了？”

“和他没关系，就是一个员工想离职。”严末跟着站起身，朝手表望了眼，“去吃饭？”

唐旭尧正垂眸整理文件，闻言抬眸扫他一眼，“男的女的？看上人家了？员工离职不挺正常的事，怎么弄得跟天要塌下来似的？”

“少胡说八道！我那是惜才，那女孩子工作能力挺不错，有天赋，人也好学……”

“她做过哪些成功的广告案？”唐旭尧打断他没完没了的称赞，能力不是挂在嘴边的，做生意的，看的是实实在在的成绩。

严末飞扬的眉眼垮了下来，“……没有。”

唐旭尧又抬眸扫了他一眼，语气很淡，“进公司多久了？”

“两……三年吧。”严末也不确定，公司人虽不多，但也二三十号人，他真记不得谁什么时候进公司。

“进公司三年，却没能为公司创造一分钱利润，”唐旭尧轻轻一笑，带着淡晒，“这样的人不主动辞职我也会开掉。我的公司不养闲人。”

严末皱眉，“也没这么严重吧？她其实挺有潜力的，品牌定位精准，创意独到，就是每次提的案子客户都不敢用。”

“不能做出让客户满意的案子就不能叫有潜力。”唐旭尧把文件一收，手掌压着文件撑在桌上，侧头望向严末，“知道你那公司为什么总是这么半死不活的吗？”

严末不以为然地笑了笑，“她真不是那种只拿钱不干活混日子的人，要我说，在这公司里，再也没有一个人有她认真。最近她给伊莎做了一个婚纱广告，做得非常棒，改天我发你看看。”

唐旭尧抬眸望他，“我怎么没听说你们拿下了伊莎的广告？”伊莎是国际知名婚纱品牌，新视界传媒若能拿下，没道理这么没声没息的，媒体早炒翻天了。

严末赧颜，“提案被刷下来了……”

唐旭尧又忍不住勾了勾唇，一只手在他肩上轻拍了拍。他的动作让严末觉得深受侮辱，有些愤愤，“是他们没眼光。回头我就把文案脚本发你，你会惊艳的。”

“回头发我邮箱吧。”唐旭尧轻拍着他的肩膀道，没再继续否定他的眼光。认识二十多年，严末是什么样的人他再清楚不过，再这么绕着这个话题纠缠下去，严末真要和他没完没了了。

两人一起去吃了晚餐，唐旭尧回到家时已将近十一点，家里其他人都已经睡了，除了唐宁宁。她正抱着本小说半躺在沙发上翻阅着，看得浑然忘我。

唐宁宁是唐旭尧的妹妹，小他两岁，已经二十八岁，平时除了工作，还喜欢看一些小言情。

“怎么这么晚还没睡？”唐旭尧问，一边将西装外套脱下。

“在看书呢。”唐宁宁闻声抬头回应，坐起身，对着唐旭尧扬了扬手中的小说，“哥，我想做这本书的影视，拍成影视剧会火。”

唐旭尧朝她手中的书望了眼，眸心微凝，伸手拿了过来。白底浅绿封面，配着温馨动漫风图片，很普通的青春小言书，就连书名也普通得没什么吸引力——《与爱情擦肩而过》，和腰封上偌大的“百万销量”字样对比得有些讽刺，能有这样的销量，大概也只是原书作者“糖糖在隔壁”的强大号召力。

他的视线不自觉地移向带着些俏皮风的“糖糖在隔壁”几个字，唐旭尧盯着未语，只是有一下没一下地摩挲着那几个字。

唐宁宁没留意到唐旭尧的异样，继续道：“这个作家和作品本身的名气就已经是片子的收视率保证，再邀请几个当红一线演员出演，双重保险，投资这片子是稳赚不赔的生意。”

唐旭尧把书递还到她手上，“你签得下来再说吧。”

“你的意思是你不反对？”唐宁宁小心地问道。华辰也做影视娱乐这块，唐旭尧虽没怎么管，但是他的原则一向明确——要么不拍，要拍就拍一些有深度有营养的片子。像这种八点档青春偶像剧，一向被唐旭尧归类为没营养的东西，他向来不主张投资拍摄，现在却看也没看书的内容就点头应允了。

“你是制片人，要拍什么样的片子有你自己的眼光和见解。”唐旭尧淡应，“你还是先把版权买下来再说吧。”他转身上了楼，留下唐宁宁一人兀自困惑，有些无法理解唐旭尧最后一句话的意思，自己的作品能被改编成影视剧是多少作者梦寐以求的事，更何况华辰这样的知名影视公司，无论是宣传渠道、演员挑选、片子制作，还是稿酬支付方面，在业界都是数一数二的，有谁会不愿意卖？

两天后唐宁宁终于明白过来——她联系不到糖糖本人。

糖糖被誉为业内言情小天后，写书不多，至今也就出版了四本，都只是一些小言情文，走的是甜暖风，却销量奇好，作品备受追捧，在实体书市场萎缩的今天，动辄百万的销量无疑是个奇迹。她在小言界的名气虽高，人却非常低调，从不参加任何签售会，也没在公开场合露过面，除了这个笔名，没人知道她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，多大年纪，长什么样。

唐宁宁试图从出版方联系到糖糖本人，没想到出版方比她还头疼——糖糖两年前换了联系方式，地址也换了，两年来没有任何消息，电话打不通，QQ信息不回，微博、博客两年没更新过，也没再写过书，除了知道她的真实姓名，出版方也无从联系她本人。但是真实信息方面，因为当年签了保密合同，出版方也不好向唐宁宁透露。

糖糖所有的版权都是自己代理，联系不到作者本人唐宁宁根本没办法启动项目。

唐宁宁没法子，想到唐旭尧那天意味不明的话，只能去找唐旭尧打探糖糖的情况。从唐旭尧那天的话里，她有种直觉，唐旭尧认识糖糖，却没想到唐旭尧只是淡淡地扔下一句“不认识”后就没再多说，反而随手从办公桌右上角积压的文件里抽出一份电影剧本扔给她，让她评估一下是否有投资价值，又交代了些事便去了严末那边。

那天合同签订后，新视界传媒和华辰广告算是正式合并。为了工作上的方便，唐旭尧有意让新视界搬到华辰大厦，他今天过来就是和严末商量这事。

严末在晨会也提起了要搬到华辰总部的事，众人欢欣鼓舞，陆然只觉得额头一突一突地跳着疼，她的离职申请已经提交了两天，严末却一直压着没批。会后，陆然去找严末询问离职的事。

严末比她还头疼，他是惜才的人，劝了会儿，看陆然辞职的念头坚决，也就退让了一步，“你先把手头上负责的几个案子做完好吧？公司现在人手紧，一时间也没办法这么快招到满意的人。”

陆然工作负责，人也重感情，对这样的请求没办法拒绝，想了想，点头答应了下来。

“一会儿唐总过来，你也一块儿吃个饭吧，我把那个伊莎的广告发他了，或许能帮你争取下来。”谈完事，严末突然道。

陆然额头又突突地跳了下，她有些为难，“我已经和陈建约好下午一块儿去提案了。”她话刚完便见严末奇怪地望着她，提案向来是客户主管负责的事，陆然做的是创意工作，提案向来不用她参与。

陆然解释，“之前不是和您报备过了吗，文案是我写的，里面的创意点和一些细枝末节的东西没有人比我更清楚，有些东西陈建他们没办法传达清楚，我想亲自去提案试试。”

严末听着似乎也是那么回事，也就没为难她。

提案在下午两点，吃过午饭过去也差不多。陆然从严末办公室出来跟陈建知会了一声，饭点时间一到就约着一块儿出去了。

这个时间电梯人不少，挤得满满的。电梯在一楼停下，随着叮的一声响，电梯门缓缓开启，光线的刺激让陆然下意识地抬头望向电梯外。电梯正对着大厅入口处的旋转门，一抬头入口处的景致便一览无遗。

望着似是踩着外面的阳光从门口迎面而来的高大身影，陆然神色有一些僵硬，她一时愣在原地没动，直到陈建碰了碰她的手臂，“走吧。”陆然回过神来，微垂着头，和

陈建他们随着鱼贯而出的人群往外而去。她隐身在人群中，周围严密的人墙几乎将她娇小的身子淹没。

“陆然，你今天怎么突然心血来潮要陪我们一起出去了？”看陆然一直低头走路不说话，陈建随便找着话题聊，他的声音不算大，但在空旷的大厅里也不算小。

唐旭尧刚迈出的脚步陡地收住，跟在他身边的助理林江涛敏感察觉到他突然的变化，抬头望向他，“唐总，怎么了？”

唐旭尧微抿着唇，没有应，只是突然转身，望向已走到门口的那拨人。他黑眸紧眯，像是在搜寻什么人。

“唐总？”林江涛不确定地又叫了声，却见唐旭尧突然拔腿往门外跑去，脚步急而稳。

“唐总！”林江涛赶紧跟着追了出去，原以为唐旭尧要去哪儿，却看到他在门口停了下来，站在门口处，四处张望。

“唐总，您是在找什么人吗？”林江涛小心地问。唐旭尧朝四周望了会儿，摇摇头，侧头望向他，长呼了一口气，语气淡淡，“走吧。”转身往大厅内而去。

几分钟后，陆然手拿着三只甜筒从两米之遥的甜筒站出来，递给等候在甜筒站门口的陈建和另一位同事。陈建无奈地接过，“没想到你还好这口，都准备吃午餐了还吃这些东西，也不怕胖。”

陆然低头往身上扫了眼，“真能吃胖吗？那以后我得多吃点。”她边说着边往地铁站走去，手上的甜筒吃了两口，甜腻腻的味道让她不自觉地皱了皱眉，实在忍受不住，在陈建的瞪视下把它扔进了垃圾桶。

提案到下午四点才结束，离下班还有两个小时，陆然难得有了翘班的念头，给严末发了条信息请假便没再回公司。

她那个写了一年的文刚完稿，现在是无事一身轻，不是很想回去，偌大的房间她一个人待着总觉压抑，干脆约了谢淼出来喝下午茶。她难得给自己放了个小假，只是心里头有事，放假了也惬意不起来。

谢淼看出她的心不在焉，开车送她回去时就忍不住吐槽她。陆然对谢淼的吐槽早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，根本没在意，任由她在耳边唠叨，伸手开了车内广播，单手支额贴着车窗盯着外面的霓虹，微眯着眼睛听广播，神色淡淡的。

谢淼扭头朝她看了眼，叹了口气，没再说话。有句话说，越是沉静简单的人越有故

事，谢淼总觉得陆然就是这样的人，尤其是她无意识地露出这样的神情时，眉梢间都是看透世事的疲惫。

陆然不知道谢淼的心思流转，只是侧着头盯着车窗外。过了零点的大都会，马路也渐渐安静了下来，窗外闪烁的霓虹从眼前一阵阵飞快地掠过，孤独而刺眼。车里的广播安静流转着，城市交通台的广播，除了整点半点的路况播报和广告时间，这个点的电台，也只有一些夜谈类的节目。

陆然大四那会儿曾特别喜欢听广播，只听一个频道、一个节目、一个声音。只是这几年没再听过广播了，也没再去听那档曾让她疯狂着迷的节目。

“欢迎回来……”喧杂的广告时间结束，低沉的男声在狭小的车厢里低低地响起，低沉清润的音质像是奔流于山间的清泉，悦耳诱人，那声音近得仿似人在耳边浅声低喃，陆然微敛着眼眸陡地睁开，本能地转身望向收音机方向。

她的动作幅度略大，把安静开车的谢淼吓了一跳，踩下了急刹车，扭头望她，“你怎么了？”

“我……”陆然愣愣地盯着谢淼，像是才回过神来般，赧然摇头，手抓着滑下的头发从头顶划过，慢慢坐回座位上。看谢淼还疑惑地瞪着她，陆然讷讷地用手朝收音机指了指，“那个……主持人的声音……真好听。”

她刚说完就被谢淼给狠狠瞪了一眼，“你没事吧？”谢淼又缓缓启动了车子。陆然默默地揉了揉鼻子，没敢去撩拨她。

磁性的嗓音还在车厢里低低地流转着，低沉悦耳，陆然却总不太听得，想闭眸睡会儿都没办法静心忽略。

“我关掉了哦？”她口中征询谢淼意见，说话间人已倾身，想把收音机关掉，手伸了出去却又有些犹豫。节目正在接入热线，嘟嘟的忙音在车厢里有节奏地响着，这档时长一个小时的节目只开放一个热线名额，陆然在多年前曾很执着地每天晚上十二点守在收音机前听这档节目，对这档节目再熟悉不过，后来主持人换了，她也就没再收听过，没想到今晚会再听到这个声音。

电话很快被接通。

“你好！”低沉的男声低低地响起，带着些许淡漠和漫不经心，细听下似乎还带着些不耐。陆然抿了抿唇，手还是伸向了开关，就要摁下。

“你好。”略带迟疑的女声，穿透空中的电波，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。陆然摁着开关的手不自觉地停了下来，头微微垂下，及腰的长发因为她倾身侧低头的姿势滑了下

来，遮住了大半张脸。

车厢里除了回响着的背景音乐，很安静，静得几乎可以听到电波那头的犹豫。“我想……对一个人说声对不起。”依然是那道女声，略带迟疑，有些沙哑，被电波分解过的声音，总没那么清晰好听。

陆然抿了抿唇，关掉了收音机，干脆利落。

凌宇成目瞪口呆地望向唐旭尧紧压着播音设备的手，一边皱着眉捂着耳朵避开尖锐的噪音，一边看着唐旭尧面不改色地说谎。

“喂？喂？听得到吗？抱歉，信号不太好，听不清，我这边先挂断，感谢您的参与，欢迎下次再拨打。”他果断地挂断了热线电话，然后对着麦克风以歉然的语调结束了这期节目，送了首歌，利落地关了播音设备，一手摘下头上挂着的耳机，人也站了起来。

凌宇成撒开捂着耳朵的手，语气隐约带着控诉，“哎，我说，你今晚可真不够意思了，人家陆燃特地打这么个电话，你怎么就给挂了？”

唐旭尧垂眸整理着衣袖，动作不紧不慢的，连语速也是不紧不慢的，“节目时间到了。”

凌宇成冷哼，不置可否。唐旭尧大半夜突然没事跑他这破电台来，抢了他的麦不说，连节目时间也被自行掐了三分之一。

唐旭尧没理会他的控诉，抬起手看了眼手表，“我先回去了，一起走吗？”

“等等！”凌宇成转身收拾。

电台最初是凌宇成和唐旭尧等几个朋友在中学时心血来潮做起来的，但大学时唐旭尧念了军校没太多自由时间，大学毕业后其他人也慢慢各奔东西，这几年也就只有凌宇成还在最初的地方。唐旭尧中途也有几年没再碰过电台的一切，只是这两年又开始时不时地回来，有空时会过来录一两期节目。唐旭尧说自己吃饱了撑的，凌宇成就当他真吃饱了撑的，只是没想到今晚也还有人吃饱了撑的。

陆然自那天晚上后又开始异常地忙碌。她手上还积压着三个案子要写，从找资料、想创意、开会讨论再到完成最后的提案PPT，再算上提案后改稿的时间，满打满算估计还得一个多月。

严未经那天和唐旭尧谈过后，决定在20号把公司搬到华辰总部去。20号那天刚好

是谢森的新书发布会，陆然希望赶在那天前把所有工作都交接完，安心地辞职去放松一段时间，因此她这半个月来几乎是没日没夜地赶创意。偏偏客户那边定的比稿时间都在月中，如果在比稿中胜出，还得进行第二轮第三轮修改、比稿，到时势必又得拖到下个月。

陆然等不及，她把所有提案交给客户主管那边后，就去问严末她正式离职的时间。

严末这几天忙着其他事，倒把陆然要离职的事给忘了。陆然来问他才想起，又开始头疼起来，敷衍着留下句“先看看比稿结果再说”，便有些迫不及待地闪人了，生怕陆然当场逼他签下离职合同。

从公司仓皇逃离的严末直接去了华辰找唐旭尧唠嗑，然后忧心忡忡地询问唐旭尧怎么挽留人才。在严末眼里陆然是块未经雕琢的璞玉，他总觉得陆然只是缺少机遇，而不是天赋。

“大街上人才一抓一大把，你是真看上人家的才，还是看上了人家的人？”听严末分析完陆然的好，唐旭尧问。

严末想也没想，“当然是才。她又不是什么倾国倾城的大美女。”

唐旭尧手一摊，“那我也没辙。你说你要是看上人家了，那还好说，可以直接去追，以你自身的条件和魅力，再加上你那套甜言蜜语的本事，要把人追到手是分分钟的事，没有一种办法比把对方变成家人更能留住人。”

“追她？”严末摩挲着下巴，很认真地在思考，“其实也不是不行……她似乎也还单着，人虽然不是特漂亮那种，但还是挺耐看，最主要是人处着也轻松，安安静静的，不会任性胡闹，真在一起了也不会有那么多糟心事，适合结婚。而且，志同道合的，也可以一起打拼事业。”

唐旭尧忍不住一笑，“这都快赶上天造地设了，趁着人家没主儿赶紧的，过了这村大概就没这店了。”

“谁和谁天造地设了？”唐宁宁清亮的声音在门外响起，嗓音刚刚落下，人已出现在门口，手里拿着前些天唐旭尧给她的剧本。

唐宁宁看到严末，笑着道：“严少，不会是你有喜事了吧？”

“快了。”唐旭尧淡淡地接口，“都已经在筹划着结婚的事了。”

“喜糖！”唐宁宁的手伸向严末，被严末一巴掌拍了下来，“别信你哥胡说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”

唐宁宁哼了声，“以你的速度，八字那一撇还没画上，‘人’都成形了。”她的话

还没说完就被严末一巴掌拍在了脑门上，“就会胡说八道。”

严末看唐宁宁有事找唐旭尧，也不再打扰，调侃了几句便离开了。

唐宁宁看着门关上，转身望向唐旭尧，“哥，这是你上次给我的剧本，我看过了，也开过会讨论过了，决定还是投资，而且这次我们要独资拍摄。”

“你自己决定就好。”唐旭尧淡应。

唐宁宁望向他，“哥，你就不关心这次的导演是谁？”

唐旭尧头也没抬，“你做主就好。”

唐宁宁不满地哼了声，“一点好奇心也没有。”她把手中的资料递过去，“喏，这是导演资料，陆燃姐。”

唐旭尧终于抬头，朝她望了眼，视线移向她递过来的资料，伸手接了过来。

“我也是这几天才知道陆燃姐是导演。她上个月就回来了，我昨天刚和她吃了顿饭，两年没见，人又漂亮了，有气质有才华。”

唐旭尧翻着文件扫了几眼，放下，“这部片子华辰不能独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唐宁宁声线有些尖，“你刚才说由我全权定夺。”

“风险太大。”唐旭尧语气淡淡，“现在华辰影视还是挂在我名下，出了问题会影响到整个华辰的声誉。”

“借口！”唐宁宁愤愤，却也无可奈何，决策权还是在唐旭尧手中。她把剧本压下，拿起下面的书，“哥，糖糖这个作品我还是想要版权，你看看你能不能利用人脉帮我找找人。”

唐旭尧抬头朝她拿着的书望了眼，目光有稍稍的凝滞，收了回来，“我去哪儿找人？”

唐宁宁噘着嘴，“还没找过你就知道不行了？”她长长地叹口气，“不过找不到也正常，很多人都说她可能已经不在了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什么！”唐旭尧声音突然冷了冷，把唐宁宁吓了一跳。

“哥，你干吗啊你？我又没说什么，网上都这么谣传的而已。”唐宁宁倍觉委屈，“她两年没出现过，最新的一条微博都是两年前更新的，晒了一张旅行箱的照片，网友从背景辨认那就是殷城机场。刚好那天飞往海外的一趟航班出了事故，三死几十伤，媒体意外地没披露死者身份，因此很多网友都担心她是不是在那次事故中出事了。要不然好好的一个人，正混得风生水起要名有利的，怎么突然说消失就消失了？她那些后续的稿费，零零整整加起来都有好几百万了，听说她家人让出版商全捐出去了。”